



伊斯坦布尔

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埃布魯·索雅 (Ebru Soyur)
凱特·弗利特 (Kate Fleet) 著
于國寬 張曉梅 譯 王麗娜 校訂

伊斯坦布尔 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埃布鲁·宝雅 (Ebru Boyar) 著

凯特·弗利特 (Kate Fleet)

于国宽 巩咏梅 译 王丽娜 校订

A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ISTANBU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土)埃布鲁·宝雅,(英)凯特·弗利特著；

于国宽, 巩咏梅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读城系列)

ISBN 978-7-5321-6447-9

I. ①伊… II. ①埃… ②凯… ③于… ④巩… III. ①城市史—伊斯坦布尔 IV. ①K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第025939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Istanbul, 978-0-521-19955-1, by Ebru Boyar and Kate Flee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0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销售。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5-106号

本书获得2016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

发 行 人：陈 征

策 划 人：林雅琳

责任编辑：林雅琳

封面插画、设计师：门 从

书 名：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作 者：(土)埃布鲁·宝雅 (英)凯特·弗利特

译 者：于国宽 巩咏梅

校 订：王丽娜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3.375

插 页：5

字 数：356,000

印 次：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978-7-5321-6447-9/G · 0178

定 价：78.00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目 录

001 导言

007 征服

032 宫廷和普罗大众

079 恐惧和死亡

137 福利

165 消费型城市

214 户外活动与游园

259 哈马姆——公共浴池

281 十九世纪

346 回望伊斯坦布尔

350 鸣谢

351 译后记

353 年表

355 人名目录

369 索引

392 注释

导 言

昨日，我从山上眺望，可爱的伊斯坦布尔啊
我的脚步曾经踏遍每个角落，处处让人爱怜
在我有生之年，我愿用全心，单地去爱一个地方
甚至穷尽一生也值得，因这是你喜爱的。

世上存在多少繁华都市

唯有你的创造尽显魔幻之美

因我看见，生于斯、长于斯，又死而葬于斯的芸芸众生
他们的生活竟是那样的美妙、长久，如梦如幻。^[1]

曾有长达 470 年的时间，伊斯坦布尔是奥斯曼帝国的都城。全盛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国土，从西部的摩洛哥绵延到东边的乌克兰，南、北分别接壤伊朗和匈牙利。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艺术和文化中心，也是全球商人云集的商贸之城，更是帝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在这里居住的人们，身边天天上演着权利的更迭和盛景奇事，既深陷大都会的暴力恐惧，又靠着维系城市于一体的强大福利网而生生不息。这是一座活力与暴力并存、动感并十分开放的大都市，本书将其世风图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1453 年，被土耳其人称为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二世（1444—1446，1451—1481）占领伊斯坦布尔。自此，伊斯坦布尔成为不断扩张的大帝国的都城。穆罕默德二世的继任者包括巴耶济德二世（1481—1512）、塞利姆一世（1512—1520）和苏莱曼一世（1520—1566）。对西方来说，他们是伟大的君王；对奥斯曼下辖诸国来说，他们是法律的制定者。这些统治者开疆拓土，占领了安纳托利亚东部、伊朗部分领土、叙利亚、埃及、北非沿岸直到摩洛哥、罗兹岛、巴尔干半岛的

大部分地区以及西至维也纳关隘的地方。至于维也纳这座城市，他们两攻未胜。在随后继任的各位苏丹统治时期，扩张速度虽有减缓，但仍有新的领土不断归于奥斯曼。1570年，苏莱曼一世的继任者塞利姆二世（1566—1574）夺取了塞浦路斯。西方最后被奥斯曼帝国征服的领土是1669年占领的克里特岛。

[2]



君士坦丁堡，摘自约瑟夫·梅里（Joseph Mery）所著《君士坦丁堡与黑海》
（Constantinople et la Mer Noire）（Paris，1855）第316页和317页之间插图

[3]

塞利姆二世的继任者包括穆拉德三世(1574—1595)、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以及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在他们统治的时期,由于帝国对来自新世界的白银流入应接不暇,面对本国货币无法保值的困境,作为都城的伊斯坦布尔,其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与伊朗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残酷战争以及安纳托利亚的起义和塞莱利叛乱。这些事件都导致人口向城市涌入,进而造成食物短缺。

经济困境在如下苏丹统治时期一直持续:穆斯塔法一世(1617—1618, 1622—1623)、奥斯曼二世(1618—1622)、穆拉德四世(1623—1640)和易卜拉欣(1640—1648)。随着心智有缺陷的穆斯塔法一世的登基,以及随后奥斯曼二世的废黜和谋杀,整个城市成了重大政治变革的舞台。这段时期被人们称为女苏丹时代,因为哈莱姆^①的女人们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影响巨大。穆拉德四世和易卜拉欣的母亲考瑟姆苏丹在国事处理上成为重要人物。

在那个世纪后半段,这个富有影响力的角色被科普鲁卢家族掌握,其中产生了数位大维齐尔^②。军事上的主要事件,是与哈布斯堡王朝发生战争。在这个时期,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7)、苏莱曼二世(1687—1691)、艾哈迈德二世(1691—1695),还有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这些苏丹都愿意花更多时间离开都城,住在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埃迪尔内。到穆斯塔法二世的时候,埃迪尔内已经成为苏丹实际上的寝宫所在地。伊斯坦布尔市民对此深恶痛绝。他们开始造反,要求苏丹返回伊斯坦布尔。这被称为埃迪尔内事件(1703)。

于是,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回到伊斯坦布尔的王位。他的统治开始了“雷尔德芙利”(Lale Devri, 郁金香时代^③),这是一个奢

① 哈莱姆(harem),伊斯兰教教徒的闺房,或闺房的妻妾群。

② 大维齐尔(vezirs),奥斯曼帝国宰相。

③ 郁金香时代是以君主艾哈迈德三世喜爱的花卉而命名,其在后宫专设有郁金香花园,他开创了改革的郁金香时代,在此期间,取得对俄作战的历史上最大胜利。

侈品大展演和文化艺术生活异常丰富的时代，标志伊斯坦布尔作为帝国首都回归到中心位置。艾哈迈德的统治到 1730 年时，由于帕特罗纳·哈利勒 (Patrona Halil) 的反叛戛然而止。苏丹被废黜，大维齐尔遭处死。

艾哈迈德三世的继任者包括马哈茂德一世 (1730—1754)、奥斯曼三世 (1754—1757)、穆斯塔法三世 (1757—1774) 以及阿卜杜勒·哈密德一世 (1774—1789)。帝国遭受来自俄罗斯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不仅领土沦丧，还引发了经济困难。伊斯坦布尔受到大规模移民潮的冲击，城市稳定和内部秩序受到威胁。塞利姆三世 (1789—1807) 的登基，迎来了一个重要改革运动。相继上任的苏丹们努力解决军事失败和失去各省控制权的问题。塞利姆屡次尝试重建军队，却在 1807 年被推翻，并于 1808 年被谋杀。他的继任穆斯塔法四世 (1807—1808) 在位时间很短。由于各方争权夺利，导致政治争斗频发，京城充满暴力，局势完全失控。穆斯塔法于 1808 年被罢黜，取而代之的是马哈茂德二世 (1808—1839)。他首先镇压了暴乱，并在开展了一系列长期、细致的基础工作之后，引进了各种扎实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措施，使帝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领土继续丧失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列强越来越多地干涉帝国的内部事务。由于他们的支持，塞尔维亚在 1829 年获得自治，希腊于 1830 年独立。虽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埃及一直在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由于 1798 年拿破仑的短暂入侵，马哈茂德失去了对埃及的实际控制权。

1839 年，“坦志迈特”改革^①开始了。这段时间里，国家的方向主要掌握在三股官僚势力手中。他们是穆斯塔法·拉吉德帕夏^②、阿

① 坦志迈特 (Tanzimat)，指的是重组奥斯曼帝国，这次改革始于 1839 年，终结于 1876 年的第一次制宪时代。

② 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

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而苏丹们，包括阿卜杜勒·迈吉德(1839—1861)，以及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却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经济上，帝国被越来越严重的债务所累，陷入帝国主义各国触角的掌控中不能自拔。最后，在1875年，国家彻底破产。1881年，设立了由英国和法国轮流管理的公共债务管理机构，以保证帝国所欠债务能够偿还。到二十世纪初，这个机构几乎控制了帝国经济的绝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将其沦为半殖民地。帝国还饱受领土丧失之苦。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巴尔干地区^①的大部分领土获得独立或者自治。这引发了涌向伊斯坦布尔的移民潮。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之后又一次发生了移民潮。这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接受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难民，他们是在巴尔干各国的入侵过程中逃离出来的。

穆拉德五世的统治极其短暂。他1876年登基，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被宣布精神失常而遭废黜。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1876—1909)登基。尽管他执政期间世事兴衰，既有列强的敌对，又有充满敌意的反对派“年轻土耳其党”的肆意发展，但他在位的时间仍然长达三十余年，在1909年才被废黜。继任者是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8)以及后来的穆罕默德六世(1918—1922)。但是这个时候，权利已经是在联合与进步委员会(CUP)^②的手里了。委员会组织和领导了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③在恩维尔帕夏、塔拉特帕夏和杰马尔帕夏三人执政的领导下，该委员会执掌帝国大权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盟国德国战败，帝国也随之崩溃瓦解。

整个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欧洲建立了密切而频繁的交往，在融合和摒弃中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元素。有关国家角色的新概念、新的政治理论以及个人身份的理念，在人们讨论这些话

[5]

① 巴尔干(Balkan)，欧洲东南部位于亚德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陆地。

② 1894年正式成立，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小官吏和军官，主旨是反对封建体制，建立议会制。

③ 1908—1909年由青年土耳其党发动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题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时尚变了，引入了长篇小说，妇女地位得到彻底改变。到一战爆发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已经与一个世纪以前大不相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斯坦布尔被获胜的盟军占领，由英国掌控。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领袖们逃到柏林，之后不久被暗杀——塔特拉帕夏是1921年在德国，杰马尔帕夏是1922年在逃亡莫斯科的路上，恩维尔帕夏是同一年在塔吉克斯坦的塞振，临死前仍然在做着回乡梦。最后的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在新的英国主子手里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小人物，无条件地接受所有命令。根据1920年签署的《塞夫勒条约》，协约国瓜分了中东地区，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剩下的一小部分留给了土耳其人。伊斯坦布尔由协约国控制，而所有海峡变成了联合管制的航道。这个条约对成为英国人手中木偶的苏丹来说可以接受，但却遭到土耳其抵抗运动的拒绝。英国人对土耳其人的国家是否强大、是否独立完全没有兴趣，是他们导演了1919—1922年那场以失败告终的希腊对安纳托利亚的入侵。土耳其抵抗运动是由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在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区安卡拉兴起。经过与希腊人艰苦卓绝的战争，抵抗运动成功收回失地、驱逐外强并促使协约国于1923年重签协议，即《洛桑协定》^①。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将首都定在安卡拉，这是中东唯一一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兴起的独立自主国家。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诸国与战败国土耳其签订的合约，使土耳其获得在本土范围内的独立。

征 服

在 1453 年 5 月 29 日那一天，穆罕默德二世“剜出了教会的一只眼睛”。¹ 基督教西方世界对这位“新卡利古拉”^① 目瞪口呆。他“比尼禄”^② 更残忍”“比野兽更危险”²，从软弱无望的拜占庭最后的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手中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将这座饱学之城毁于一旦。拥有一千多年辉煌历史的帝都现在落到土耳其人手里。他们是“最卑鄙的民族，是文明世界既野蛮又淫荡且无知的敌人”。³ 不用说，这是拉丁民族的观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完全是一件可预知的事件。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事件的发生。对他们来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大灾难。这场灾难的确异常严重，后来的教皇皮乌斯二世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双手颤抖。⁴

[6]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严重打击了西方世界。随着有关土耳其在拜占庭都城种种暴行的报告不断传来，这一打击的影响不断扩大。罗马人的记录中充斥的内容，是街上血流成河，⁵ 就像疾风暴雨过后阴沟里的雨水一般。⁶

① 罗马帝国皇帝，以残忍著称，在位于公元 37—41 年。

② 罗马帝国皇帝，暴君，在位于公元 54—68 年。

[7]

尸体漂向大海，就像西瓜浮在运河里；⁷ 宗教遗址遭到洗劫，坟墓被掘，先皇和圣徒的尸骨也丢给猪、狗。⁸ 土耳其士兵将备受尊敬的宗教肖像撕碎、践踏。⁹ 一位悲愤的多明我会 (Dominican) 主教贾科莫·坎坡拉，描述了土耳其人对信徒的劫掠和屠杀。闯进圣体安置所的土耳其人

将安息在那里圣徒的尸体从坟墓和圣骨匣中拖出来，用他们沾满污血的双手拆下装饰的珠宝、无耻地占为己有。剥下所有饰物的尸体被扔到外面，有的漂向大海，有的散落在广场和街道上，遭人践踏。¹⁰

被玷污的不仅是宗教古迹，还包括书籍。对于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的居民来说，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意味着一个学术中心的毁灭和希腊文化的终结。¹¹ 当时有人估算被毁的书卷数字是 120000 册。¹² 皮科洛米尼写道：“那么多的书，我们罗马人还没读过呢！还能说什么呢？”¹³ 另一声感慨发自著名学者、商人劳罗·魁里尼，他说他感觉自己“伤心欲碎、悲痛至极、哀恸万分。用一句希腊谚语来描述，就是‘悲愤以至于汗滴如血’”：¹⁴

谁能麻木不仁、不伤心流泪呢？我们失去了那些带给世界光彩和壮丽的伟大著作。神圣的人生观出自这些著作，还有所有那些美妙的艺术成就也保存在其中。人类能够繁衍、进步就是通过这些书籍啊。¹⁵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荷马^①的第二次死亡，是柏拉图^②的再次

① 古希腊盲诗人，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后半期，《荷马史诗》由其加工整理而成。

② 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生于公元前 427 年，著有《理想国》等著作。

去世，是赎罪，同时也是信仰和文化的毁灭。¹⁶ 皮科洛米尼对土耳其人没什么好话可讲，他们骄傲地蔑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是这一文化的仇敌。

他们现在摧毁了一切，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愚昧。¹⁷ 土耳其人不仅攻取了帝都、摧毁了教堂、污秽了拜占庭人一直视为圣洁的一切，还对全体百姓施行屠杀，导致希腊人的名分被涂抹殆尽。¹⁸

[8]

罗马人在战栗，不仅因为前面所述的野蛮和暴戾行径，还在于土耳其人要继续长驱直入，这带给他们更大的恐惧。很多人担心土耳其人已经走在直奔基督教世界心脏的路上，担心他们很快会进入罗马城。¹⁹ 因为据说穆罕默德曾公开宣称他要在第二年的夏天进入罗马、占领意大利、摧毁基督教信仰。²⁰ 皮科洛米尼写道：“空气中弥漫着对战争的恐惧。”²¹ 当时人们在预测说这“恐怖、凶残、疯狂又邪恶的土耳其人”——热那亚商人雅各布·德·普罗蒙托里奥如此称呼他²²——会在十八个月之内打进意大利，清除所有基督徒。²³ 据恩里科·第·索蒙所说，他对基督徒厌恶至极，如果看到一个，甚至会马上清洁自己的眼睛，好像会被污染一样。²⁴ 这应该是有些夸张的说法，因为在他的宫廷当中是有几位基督徒的，包括齐里亚科·第·安科纳以及另外一位每天给他读拉尔修^①、希罗多德^②和李维^③著作的意大利人。²⁵ 更有两位著名教师——一位是罗马人，一位是希腊人——他向他们学习古代历史，并对他们极为友善。²⁶

这位奥斯曼统治者其实具有扩张主义的野心。他极其凶残，认为自己比恺撒大帝或者亚历山大大帝更有能力，他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统治世界上——与他同时代的数位罗马人有这样的推测。²⁷ 他的所有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200年—公元25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编有《名哲言行录》。

②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年—约公元前425年），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历史》。

③ 蒂托·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史》。

想法和行动都是基于他的野心。²⁸ 世界已经变了。从今往后，领土扩张将从东方开始向西发展，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从西到东。

[9]

现在，整个世界将只有一个帝国、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统治者。²⁹ 虽然穆罕默德已经坐拥广阔领土，但他并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³⁰ 他花时间筹划战争，想与历史上的那些亚历山大^①、庞培^②和恺撒^③们媲美。³¹ 他的目光当然是注目在西方——这正是很多罗马人所担心的——因为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意大利并学习和了解欧洲现状。³²

他不仅有野心，而且还有谋略，是个狡猾而又精明的人。“从他还没出生之前，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³³ 对于他的狡猾，康斯坦丁·米哈罗维奇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后者是战斗中被俘的塞尔维亚人，1455年至1463年间在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耶尼色里服役^④。

皇帝要做个演示给大家，他令人拿过一张很大的地毯，铺在他们（领主们和他在一起）面前，然后让人在地毯的中心位置放了一个苹果。下面是他给出的谜语：“谁能不踏着地毯还能捡起那个苹果呢？”领主们聚在一起冥思苦想，不得其解。最后，皇帝自己来到地毯前，开始用双手在自己面前卷地毯，他本人则随着地毯卷起而跟着向前移动；这样，他拿到了那个苹果，并把地毯展开，恢复原状。皇帝对领主们说：“一点一点地折腾考利（kaury，就是infidel，异教徒），比一次性入侵他们的土地更好。因为如果我们稍有

①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前323年），古代马其顿国王，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② 庞培（公元前106年—前48年），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③ 恺撒大帝（公元前102年—前44年），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卓越的才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④ 耶尼色里，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地区基督徒征召一种以人代物的税赋，叫德伍希尔迈；由德伍希尔迈组建的步兵部队叫耶尼色里。

后退，我们已经从考利那里占领的所有土地都会起来反抗我们。”于是一位叫埃塞贝克·艾乌兰诺佐维奇的领主说：“吉祥的主，人们很久就传说罗马教皇有意联合所有基督教国家进攻我们。就算他骑着一头猪来的话，也应该早就到了。所以，就像您用捡苹果的方法一样，对异教徒也照此办理吧。不要理会那传闻。”大家对这番议论以及皇帝的演示纷纷表示赞同。³⁴

穆罕默德的军队的确是到了意大利，但是时间已经是1480年了。军队在奥特兰托登陆，但随着第二年苏丹的死亡又很快撤退了。

当皮科洛米尼用颤抖的手记录君士坦丁堡的灾难性陷落、罗马人在罗马城及其周围心惊胆战地观望的时候，拜占庭史学家杜卡斯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则是目瞪口呆。

[10]

他写道：“我的舌头缩进喉咙、张不开嘴、透不过气。”³⁵无论皮科洛米尼和其他罗马人对这次陷落的反应如何激烈，他们在远处的安全地带所能感受到的痛，无法与拜占庭人相比。被杜卡斯称为“肉身魔鬼”的穆罕默德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全部生活。³⁶如麻的奥斯曼军队兵临城下，使他们从此无法摆脱梦魇，整日生活在“不死不活、窒息难耐”的状态里。³⁷守军奋力抵抗，使用像本都^①核桃般小的铅球，如果敌兵是前后排成一行，就可以一次击杀数个敌人。³⁸拜占庭人顽强守城，但是毫无效果。最终抵挡不住城墙坍塌，土耳其军队蜂拥而入，很多人被杀。土耳其士兵后来对杜卡斯抱怨说，如果他们早知道拜占庭士兵这么少，他们就不会这么大肆屠杀了，应该把这些人都当成羊卖掉。³⁹

土耳其人蜂拥而入，在街上横冲直撞、杀人放火。⁴⁰宗教古迹被抢掠一空、圣徒的遗骨被撕裂，“随风飘散”。⁴¹圣索菲亚大教堂沦

① 本都(Pontic)，黑海南岸古王国。

陷——其后被改为圣索菲亚清真寺——躲在里面避难的人被捉出来戴上锁链。

谁能再现那时那地的惨状呢？谁能描述婴孩的哭泣、呼喊，以及母亲含泪的尖叫并父亲的哀叹？……被俘的人连成长串，就像从圣殿里拉出的成群牛羊，构成一道特殊的风光！他们哭泣、哀号，但无人怜悯。⁴²

土耳其人得胜了，整个城市变得“荒凉、死寂、破败、无声无息，从内到外惨不忍睹”。⁴³ 对于拜占庭人来说，他们的都城已被彻底毁灭。以往的美丽都城

现在变得空荡荒凉，经过劫掠和血洗之后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火灾。让人无法相信这里曾有人类居住，甚至还有财富或者家产安置其中，也谈不上家居用品和装饰。但事实确是如此——尽管这城曾经多么华贵、辉煌。现在剩下的，都是残垣断壁，其破损程度让人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⁴⁴

[11]

一边是皮科洛米尼的手在颤抖，杜卡斯无法呼吸；另一边的《奥斯曼编年史》(*Chronik*)作者阿奇克帕萨扎德(Aşıkpaşazade)却对1453年的重大事件保持了冷静和不为所动的态度。阿奇克帕萨扎德所编的史书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末，他描写了穆罕默德二世如何在他父亲穆拉德二世于1451年驾崩后不久从亚洲跨过海峡，并在对岸欧洲的艾克西萨，即现在的安纳托利亚堡垒，安下营盘。他对他曾经的教师哈利勒帕夏说：“就在这，我需要一个城堡。”⁴⁵ 他召来艾克里奥格鲁·穆罕默德贝伊^①，命令他开始围攻拜占庭的都城，并宣布他在

① 贝伊，奥斯曼帝国时对长官的称谓。在奥斯曼帝国时，此词先是对贵族或旁系王子的尊称，次于汗或帕夏。